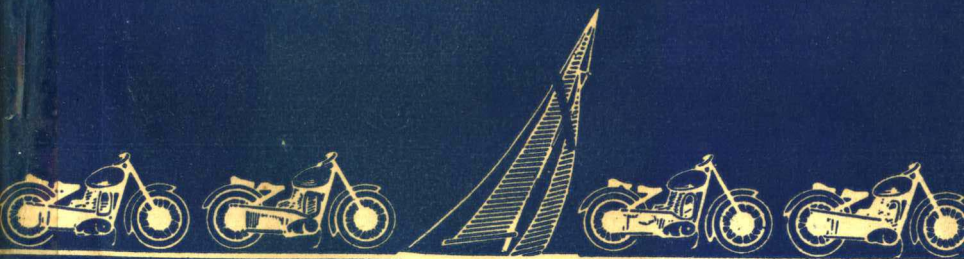


国防体育小故事

1



国防体育小故事(1)

馬 桓 編譯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摘譯自蘇聯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協會1956年出版的征文集“起點”一書。它通過“閃光”、“起點”、“春日”、“馬贊杰依老头”和“勇敢精神的誕生”等五個小故事，介紹蘇聯青年積極參加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協會各項活動的情況，並說明在射擊、摩托、飛行、航艇远航等豐富多采的活動中使青年掌握了軍事知識和技術。同時，培養了他們勇敢頑強、機智勤勞和熱愛集體的品質，提高了警惕性和組織紀律性。在戰鬥時代，能有效地保衛祖國，在和平時期，能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增強體質，還能防奸防特，維持治安。這些故事生動有趣，短小精悍，是國防體育工作者很好的宣傳材料，也是國防體育愛好者學習的參考。

統一書號：7015·828

國 防 體 育 小 故 事⁽¹⁾

馬 桓 編 譯

*

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

北 京 體 育 館 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9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787×1092 1/32 45千字 印張2 $\frac{8}{32}$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1,500冊

定價 (7) 0.22元

責任編輯：程義潤 封面設計：莊素英

目 录

1. 閃光..... (1)
2. 起点..... (9)
3. 春日..... (32)
4. 馬贊杰依老头..... (42)
5. 勇敢精神的誕生..... (50)

閃 光

柯斯嘉撫平頭髮，甩掉手上的水，就開始穿衣服。

天黑了，夜幕從岸上伸展到水面，只有在遙遠的海面上，落日的余輝還在閃射着玫瑰色的紅光。

工作一整天後，把身體泡在涼爽的海水里，向遠處游去，手放在頭底下，仰面浮游，望着天空，多舒服啊！柯斯嘉今天真是游了個痛快，今天工作隊的收割工作比平時結束得早些，因為天已經黑了，再把聯合收割機開幾里路趕到別處也干不了什麼活了，所以聯合收割機手說：

“喂，海軍上將，你去休息吧，不過明天早上天一亮就要來，我們去幫別人的忙”。

“海軍上將”這個綽號是他們克里姆之星集體農莊的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協會基層組織主席維克多爾·謝斯托巴洛夫給柯斯嘉起的。這位退伍的海軍中士常叫柯斯嘉這個名字，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也就隨着叫起來。“這有什麼了不起？為什麼一個未來的水兵就不能指望一個上將級肩章？要知道：秋天，”這個柯斯嘉記得很清楚，“他就要進海軍服役了，他這樣用功地學習海軍業務是不會白費的。”

於是柯斯嘉又幻想起來，仿佛自己現在就是一個水兵。瞧，他站在一艘漂亮的軍艦甲板上，軍艦正在海上乘風破浪

地前进，风向脸上扑来，吹得軍帽上的飘带嘩嘩作响。砲口威严地向上抬起。哼！敌人！你敢闖过来試試看！当然啦，艦上有位老年的水手长，一位結实的、被所有海洋的威风吹拂过的海軍少尉。在他那晒得变色的白色上衣上挂着三排勋章綬带，他的花白的鬚子，往下垂着（柯斯嘉在一部电影里正是看見过这样一位水手长）。他开始給年輕的水兵講解各种航海知識，从艦艇的結構开始。接着柯斯嘉站起来，向水手长复叙肋骨、桁木、围板、排水沟等船体結構。在学习打繩結时，柯斯嘉又用心地結打各种繩結，即使是最简单的双結、单結套。

“好小伙子，柯洛斯蒂列夫，”水手长这样夸奖着。
“你从哪儿学来的？”

“在我們农庄的支协小組学的。”柯斯嘉驕傲地說。

“不过，假使他問我灯光信号呢？”这个念头忽然閃了一下，柯斯嘉的全部幻想立刻就喑然失色了。

“真的，准会在灯光信号上出漏子。”柯斯嘉沉思着走上了峭崖。莫尔斯式电碼他倒記得烂熟：“6”·—；“a”—…等，到最后一个字母他都記得。可是只要一看見那忽长忽短的灯光在他眼前閃爍，他就混乱了。沒有一篇报文他能毫无誤差地收下来。为了練習接收信号把眼睛都弄痛了，他曾想將莫尔斯式电碼教給弟弟，再讓弟弟拿台灯打信号給他辨認，可是他弟弟直搖頭說：“我管不了你的灯光信号，春天踢足球入了迷，我下学期还得补考呢！”柯斯嘉也曾竭力央求过一位拖拉机手，請他用車灯打信号，可是又被联合收割机手禁止了：“快去睡觉吧，半夜里还想打信号，白天可該

打瞌睡了。”

“不要紧，离考试还远得很，反正我会掌握的。”柯斯嘉这样自己安慰着，“等收割完毕，我就经常练习。”

柯斯嘉根本不想回家去，他在那块高高矗立在海边的峭崖上找到一个凹坑躺下来。他从小就喜爱这个地方：后面伸展着一片无边无际的被林带割成许多块的草原；右边沿着海岸直到一条河口横卧着村庄；左边是边防哨所的白色楼房，在另一块峭崖上站着边防监视哨；而前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那儿有无数条道路通向边界各个角落，通向那未知的诱人的将来。

柯斯嘉向四面环视着。天已经黑了。右边不知什么地方闪烁着星星村火，左边看得见边防哨所的灯光。黑沉沉的海和天连成了一片，草原也完全看不清了。落日的余晖熄灭了，只剩下一朵云儿，还是玫瑰色的，就象有人从下面把它点燃了一样。寂静笼罩了整个草原和海洋，一点点声响都能听得特别清楚，就象在你的身旁发出来的。听！狺狺的狗叫！哞哞的牛鸣，还有马车窸窣的声响。

柯斯嘉拿出笔记本，打算再复习一遍莫尔斯式电码，但天已经黑了，看不清字，他只好把手枕着头躺下，沉思起来。

下面，就在水边，有微光闪烁，然后听见有人唱道：

静悄悄，静悄悄，

周围一片静悄悄……。

“彼得，华西里耶维奇又来海边打鱼了。”柯斯嘉微笑着想。

今年初夏，彼得·华西里耶维奇·哥尔巴契夫来到这个

• 村里休养，他是个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头子，照他的说法是“来汲取海的力量。”他成天呆在海边，埋头鑽在許多釣魚的書里。有时也拿一本植物指南之类的書在草原上跑来跑去，一直走到离村子15—20公里远的地方。彼得·华西里耶維奇每次旅行回来总是帶着一把各式各样的草，据他說这都是葯草。

老头子总是鼻子里哼点什么調子，有时是那段尽人皆知的“靜悄悄”，有时又会突然变成一只按他自己的調子唱出来的涅克拉索夫的詩：

停住，車夫！热得真難受，

我真无法繼續往下走……。

彼得·华西里耶維奇常說：“要是夜里有一点点的亮光，魚就最容易上鈎。所以每天夜里只要天一黑，他就来到海边，手里拿一只小手电在那里坐三四个鐘头。可是这个办法并不太灵，他每一次也不过只能釣到几条小魚。

天完全黑了，柯斯嘉躺着傾听着海水冲击岸边石块嘩嘩的声响。約莫又躺了半个鐘头，才站起来，打算回家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海里有火光一闪。柯斯嘉停住脚，看着，过了一分鐘火光又出現了，并且时断时續地閃爍着好象在打什么信号。柯斯嘉連忙在筆記本的面子上把这些信号記下来，致于为什么要記下来，他也搞不清，只是飞快地，机械地，象最近練習时一样把閃爍的灯光譯成莫尔斯式电碼。

突然海上的灯光熄灭了，但接着就从彼得·华西里坐的那个地方也閃了几下灯光。

“糟糕，手电筒坏啦！”柯斯嘉听見老头子喃喃地說，

“这一来魚也釣不成啦，只好回家吧。”彼得·华西里耶維奇又怒冲冲地說。然后，就传来了他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柯斯嘉又朝海上看了半天，但信号再也没有亮过。

当东方刚刚吐出一點霞光，柯斯嘉已經来到联合收割机旁，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已經作完最后的准备工作，不一会，马达声就冲破了黎明前的寂靜，联合收割机向新的工作地开去。

太阳刚在地平綫上冒出头来，他們已經走完一半的路程。

“等我們开到地点时，露水已經干了，我們可以馬上开始工作，”联合收割机手說。柯斯嘉点点头。

农庄的打谷場就在路边上，这里已經干得热火朝天，马达吐着輕烟带动联合淨谷机，汽車一輛接一輛駛到淨谷机旁，金黄色的麦粒从寬敞的貯仓里象一大股水流一样，流进汽車車廂，每隔几分鐘，就有一輛裝得滿滿的汽車开出去，后尾揚起一股灰尘，駛向倉庫。

柯斯嘉看見打谷場的負責人維克多尔·舍斯托巴洛夫，他正站在淨谷机旁边。一件海軍条子汗衫剪成的背心紧紧綑在他健壯的身子上，只露出晒得黑油油的手臂和脖子，他在后脑勺上奇奇怪怪地頂着一个帆布袋，活象一頂海軍的帽子，他穿的那条白褲子已經被机油弄得一塌糊涂。柯斯嘉从联合收割机上跳下来，跑到舍斯托巴洛夫跟前。

“您好，維克多尔·伊万諾維奇！”

“噢，海軍上將，你好，你好，活儿干得怎么样？”

“不坏！昨天我們把自己队的庄稼收完了，現在要上第

二队去。維克多尔·伊万諾維奇：昨天夜里有人在海上打信号，我已經把它記錄下来，可是一点也看不懂，大概我又記錯了。”

說着柯斯嘉就把筆記本遞給了舍斯托巴洛夫。

“嗯，这些灯光信号是看不懂。”舍斯托巴洛夫一边說，一边仔細看着本子封面上的不規則的橫道，然后又說，

“不过，这很可能是密碼，你看，电文是用字母和数目字混着打的，你把这个本子留給我，去追車吧。至于信号我們一定要学好它，你将收起报文来象头等专家一样。別忘了，今天要上課。”舍斯托巴洛夫在柯斯嘉后面喊道。

晚上，当軍事航海小組長上課的时候，边防哨所的大尉指揮員西梭耶夫来了。他来这里已經不止一次，这儿的每一个會員他都認識，协会里的事他也一清二楚。

学习还没有开始，大尉把柯斯嘉叫到一边对他說：“跟我一块走走，告訴我，夜里你是在那儿收到信号的。”

柯斯嘉把大尉引向海边。

他們快到海边时，突然柯斯嘉感到，他后面好象跟着几个人，他停住脚向四面张望了一下，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看見。

“就在……”柯斯嘉本想說話，但是大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又湊到他耳朵上說：“別作声！”

他們沒有爬到峭岩上去，而躺在這個絕壁的下面仔細地觀察着海面。海上既无火光，也无声响，只有远处村子里偶而传来片段的歌声，还有隱約可聞的农庄电站的馬达声。

这时，在下面絕壁的根上，忽然閃了一下火光，大尉警

惕地微抬起头。

“这是彼得·华西里耶维奇，一个漁人”柯斯嘉悄悄說道，“他每天都帶手电筒來捕魚”。

“昨天晚上他來過嗎？”

“來過，後來因為手电筒壞了才回家去的”。

“是在發信號以前回去的還是以後？”

“好像是在以後，”柯斯嘉猶豫不決地說，“對，對，是發信號之後”。

四周重又安靜下來，柯斯嘉和這位邊防軍官緊貼在白天曬熱的地上躺了很久。

“這個人釣魚要釣到很晚嗎？”大尉悄悄地問。

“不一定，不過一般總要在日落以後兩三個鐘頭才回去。”他們又沉默不語了。下面，傳來波浪的拍澗聲，火光又在閃爍，還聽見老漁人在嘟囔：

“見鬼，電筒又壞了，只好回家去啦！”響起了沙沙的腳步聲，柯斯嘉又聽到他所熟悉的歌聲：

靜悄悄，靜悄悄，

周圍一片靜悄悄……。

老頭子這回不象平常一樣沿着海岸走，却順着陡峭的斜坡爬上了柯斯嘉和西梭耶夫躺着的附近的那座小山。

單調的歌聲越來越近，在黑暗中出現了漁人的身影，“啊呀！是兩個人！”說着柯斯嘉就想跳起來，可是大尉把他按住了。有塊石頭被漁人一不小心踢得向下滾去，於是他的歌聲在半路上忽然停了一下，但馬上又唱起另外一只歌：

停住，車夫！熱得真難受……。

刚唱一句，歌声又中断了，步伐也随着停下，他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他的同伴这时也跟着停住，听着。柯斯嘉赶忙屏住呼吸。他们这样站了一分多钟才又唱起：

静悄悄，静悄悄，

周围一片静悄悄……。

渔人继续往前走去，另一个人象影子一样尾随着他。现在他们走到柯斯嘉和边防军的身旁了，柯斯嘉又想跳起来，但大尉再一次按住了他。

“举起手来！”黑暗里有人喊。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同时传来搏斗的声音。大尉一下子爬起来向前跑去，柯斯嘉跟在他后面，向发出枪声的地方跑了过去。

当他们跑到那里，渔人和他的伙伴已被边防军包围住。

第二天有人把柯斯嘉和舍斯托巴洛夫请到边防哨所去，西梭耶夫大尉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然后把他们引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他行了一个举手礼，庄严地说：

“谨代表司令部向你们致谢。柯列斯梯列夫同志，谢谢你的机警。舍斯托巴洛夫同志，谢谢你培养了这样优秀的未来的战士。”

“为苏维埃祖国服务，”舍斯托巴洛夫高声答道。

“为苏维埃祖国服务，”柯斯嘉也这样说。

“朋友们，你们——尤其是柯斯嘉同志——已经帮助我们及时地消灭了一个狡猾的敌人，”大尉说，我们本来掌握到一些有关“渔人”的材料，并且在监视他。可是有个“客人”光临了我们却不知道。柯斯嘉收下的信号用的是密碼。至于“渔人”他感兴趣的根本就不是鱼，却是用电筒告

知对方他当时的位置。发出密碼的器具是一种特制的发射器，人只要稍微往旁边站一点与光线沒有联成直线，就看不见它的闪光，所以我們的崗哨才沒有发现。”

“我收的密碼全对嗎？”柯斯嘉問。

“嗯，不完全对，”西梭耶夫微笑道，不过我們的战士里有譯密碼的能手。”

“这位‘貴客’是怎样靠岸的呢？”舍斯托巴洛夫問。

“大概是用潜水艇……，这是我們在海面上找到的一样东西，”西梭耶夫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小金属箱和一件很薄的潜水服說。

“那么，漁人为什么又在田野里到处混跑，还采一些草圈来呢？”

“这是为了熟悉地形，以便找出一条安全的道路，”大尉答道，“同志們再一次向你們致謝，并祝你們諸事如意。”

“希望你”大尉亲热地拍了一下柯斯嘉的肩膀又說，成为一个海軍上将！”

“哼！还談什么海軍上将，”柯斯嘉敗兴地、囁囁地說，“我連灯光信号还不能毫无差錯地收下来呢！可是馬上就要測驗了。”

大尉笑了起来說：

“你可以認為：你的考試已經及格啦！”

起 点

一个阴天，灰蒙蒙的天低低地罩在城市的上空，被花崗

石堤岸挡着的涅瓦河上，細浪閃着白光向我們的舢舨冲來。我們用全力划着槳，可是船仍然走得很慢，因為這是逆水行舟。

我們的舢舨是六槳舢舨，共有六個槳手，坐在舢舨梢座板的叫前槳手，中間坐的一對是中槳，我和巴維爾、扎依琴科是後槳手，我們靠近船艙，掌握着划行速度，大家都看着我們，注意與我們合上节拍。

做一名後槳手可不簡單，通常總是讓最好的隊員來擔任的，它需要灵敏，強壯的體力并耐久力，不管你累不累，都要平穩地蕩槳，要是一亂拍子，所有的人都會跟着你亂起來。我們我們划得很和諧。我們远航的起點——波浪島、涅瓦河口三角洲附近的那些曲折的支流、冬宮，都已留在我們身後，從右邊望去，透過翠綠的樹木可以看見斯莫爾尼宮，它的頂上插着一面紅旗。

舢舨駛近了彼得大帝橋，橋墩附近的水流特別湍急，幾乎冲得舢舨向後退去，我們使勁地划着槳，本來馬上就可以冲過橋了，突然在頭頂上响起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喂！海員們，祝你們一帆風順！”

接着一束玫瑰花落到了我的腳旁，我仰起頭想看一看這位扔花給我們的好人，不留神我的槳冒出了水面，濺起了無數水珠。

“別打野！”舢舨長喊道，但是已經晚了，我已打亂了划槳的節奏，我撞了中槳手的槳，於是中槳手也妨礙了前槳手……，水流又把舢舨冲回到橋下。

“怎么回事，你們到波羅的海跑了一趟嗎？”上面的姑

娘笑道。

等到一切都平靜了，我們也离开大桥时，舢舨长薩沙·木德罗夫就开始訓人了，这是他的习惯，可是我受不了这一套。

我划桨，木德罗夫掌舵，他一边打拍子指揮蕩桨，一边向我訓話：

“要給你重复多少遍呢？格拉切夫，每一回練習的時候都告訴你，別打野，別东张西望，要专心干自己的事。”

“別提了，还不是那束花，”我反駁說。

“花儿这不是理由，那怕是炸弹扔到你头上，那怕一袋子鈔票扔到你脚跟前，你也不應該分心，甚至有人要淹死，你也要繼續蕩桨，需要做什么，会下命令的。”

我忍不住了就又頂他說：

“至于淹死人的事，我看你算說錯了，舢舨长，應該救援垂死的人。”說毕，我就看着我們这次远航的領队伊万·基里洛維奇·扎高尔斯基，我想，他准会支持我們的。

扎高尔斯基是个慢条斯理的人，他从咀上拿开烟斗，敲出烟灰才說：

“舢舨长是对的，格拉切夫，不过說得太囉嗦，简单点說就是：舢舨上应有铁的紀律，你破坏了紀律，应罰你值勤，值头一班，明白嗎？”

“明白，”我快快地答道，“是，值班！”

我实在不喜欢紀律的約束，人們究竟为什么要想出这么多清規戒律，象是沒有它們寸步难行似的。

我的情緒低落了，手上又磨起了泡。本来桨手的手上都

握着布带，为避免磨起水泡，但我想試一下涅瓦河的水是不是溫和，这一試布带全湿了，所以一个多小时后手上就磨起了水泡，痛得很，但是我一声也沒有吭，繼續蕩着槳，不然讓木德罗夫知道，他又會教訓人的。

傍晚时分，我已經后悔不該来参加这次远航了，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当我们停船上岸时已經步履艰难，但舢舨长还要大家搭帐篷，做晚饭。

全都睡得象死人一样，只有我坐在舢舨旁边值班。河上掀起薄霧，一縷縷飘动在泥岸的岸边的矮树丛上，我手脚酸痛，头沉得快要垂到胸口，多想睡覺啊！但我站了起来，洗了一下脸，来回走动着，想赶掉瞌睡。“傻瓜，”我自己罵自己，“别人劝你过南方旅行，那样的話能休息，还能看見高加索，这时候一定也早睡了，什么紀律也沒有，可是你要跑到这里来恁白无故的活受罪！海軍軍装迷住你啊！想当水兵！……，”就这样把自己罵了好半天。后来，有人走出帐篷喊道：

“值班員！”

我听出这是木德罗夫的声音。

“有！”

“去睡覺吧，誰換你的班？”

“扎依琴科，不过我換班的時間還沒有到。”

“去吧，去吧！”舢舨长严厉地重复着說，一边坐到我坐过的地方，一边掏出香烟来。

我鑽进帐篷去，躺到木德罗夫睡过的余溫尚存的地方，痛痛快快地伸开四肢，馬上就睡着了。

薩沙·木德羅夫是一年前來到我們車間的。他一來大家馬上就開始談論他，他剛從掃雷艦上復員回來，在艦上是水手長，回來以後還穿著水兵服，所以常常引起姑娘們愛慕。他的制服總是清潔整齊的，褲子燙得筆挺，所有的扣子都擦得閃閃發光。薩沙的臉蛋兒黑黑的很漂亮，他眉毛烏黑，顎寬大，一看就知道是個堅強的人。

我們這些沒有嘗過當兵滋味的年青人都十分羨慕木德羅夫，並且非常驚奇，他的時間怎麼夠用的？他干活干得很好，經常超額完成定額，又在夜校學習，同時還領導我們的舢舨隊，可是一樣也不耽誤。不過，他從不追求姑娘，當姑娘們跟他開玩笑時，他總是諷刺地搪塞說：“早吶！等我念完十年級，那時候你們可得小心點！”

我不記得首先創議做這一次舢舨遠航的，是木德羅夫呢，還是工廠的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協會主席伊萬·基里洛維奇·扎高爾斯基。不過這個主意立即受到大家的贊同，乘舢舨行駛在河流或湖泊上見一見世面，從航行中經受一番鍛煉，這是一樁引人入勝的事。

整個冬天我們都在用心學習理論，研究舢舨，帆和艇的構造。小伙子們炫耀著自己的術語。很多人都縫了一條海軍褲，不過誰的褲腿也沒有我的那麼寬和肥大。

春天，我們開始鍛煉，木德羅夫這時正在學校里考試，所以伊萬，基里洛維奇跟我們一起從事鍛煉。扎高爾斯基已有四十多歲，是個沉靜謹慎的人，一句多餘的話也不談。木德羅夫告訴我們說，伊萬，基里洛維奇在軍艦上服務了十二年，戰爭期間他指揮魚雷快艇，獲得了三枚勳章。